游　踪

云影仙风说云龙

□ 杨卓如

明代云龙知州周宪章在澜沧江畔，曾作《苏溪晚渡》一诗，诗中有“不断烟云气，常余鸥鹭情。落霞归树杪，寒峭激江声”之句。这般景致，大抵是宦游边地壮志难酬的自遣，却也勾勒出云龙山水的云蒸霞蔚，自在悠闲。

高山耸立，大江奔流，云雾缭绕，如诗如画，这就是云龙。“澜沧江上夜覆云雾，晨则渐以升起如龙”，就是云龙得名的缘由。在这云遮雾罩的自然秘境间，周宪章在处理政务之余，寻几分超脱，沾几分仙气，自然是古代文人难得的闲适心境。

云龙的山水，自带一股仙气。当你踩着漫山的雾光走来的时候，身后漫开的云絮接住了你所有细碎的烦恼，连风中飘着的芦花柳絮和蒲公英都变成了专属于你的小灯笼。有资深旅游者说：“走进云龙，顿觉神清气爽，飘然欲仙，果然有几分超然物外之气象。”

云龙素为仙家福地，“仙”名远播。首先传入境内的是佛教密宗。元代至明、清，几个较大的佛教寺庙在五井地区、旧州、漕涧陆续建成。清代，形成了白族村镇儒道释“三教一体”的宗教信仰的格局，境内多“三教庵”寺院。一些大的寺观，都有“三教”的融合。诺邓玉皇阁等寺庙、漕涧的玉皇阁、王母寺寺庙群、石门虎头山寺庙群，特别是明清两代州治所在地宝丰曾经的各种寺庙、道观达32座之多，较大的有福隆寺，“奉如来三生法相”，且“世有高僧，若海智、若金声、若达耀者大有禅味”（清《游德隆山记》）。时至今日，云龙山水之间，云霞缥缈，山风吹拂，临之，便觉仙气飘飘，仿佛置身人间仙境。

天然太极图。此秘境隐匿于沘江的曲折江流之中。登上沘江以西的鸡尾山，在茂密的云南松林间隙中俯瞰，在“天接云涛连晓雾”处，曲折的沘江在大地上勾画出一幅惟妙惟肖的太极图。相传这幅天然形成的S型江湾太极图，是玉皇大帝命太白金星特意点化出来的天地神图。古人驻足于此，仰观天象、俯察沘江流转的水势，看着山河相拥、阴阳相生的景象，瞬间顿悟大道。太极图极简的图案浓缩了宇宙运行的终极奥妙，后世不同领域的智者都能从中悟出规律。

登山俯瞰，仿佛一脚跨进了如梦如幻的仙侠世界，所有尘世喧嚣抛诸脑后。沘江两岸群山耸立，往南看，虎头山壁立千仞，古色古香的宗教建筑因崖就势，悬空而建，错落有致，蔚为壮观。

建在虎头山峭崖上的寺庙群落，高悬“洞天高朗”匾额的楼台上，推窗就是云海山林的独特体验，山岚雾霭在屋宇与林莽间飘荡，吸引不少游客登临驻足。在此俯视云龙县城，如天上人间，水乳交融。

县城沿沘江迤逦铺开。夜幕降临，华灯璀璨，流光溢彩，一轮明月高悬于山顶。如此山上琼楼玉宇，山下烟火人间，堪比童话世界，仿佛置身苏东坡笔下的“天上宫阙”，令人心驰神往，流连忘返。我想，难怪当年张三丰云游至此，也要将这里认作神仙居所。

诺邓玉皇阁。诺邓玉皇阁始建于明嘉靖年间，距今400多年。玉皇阁顶楼的二十八星宿藻井最值得称道——绘于天花板上的星宿图，据称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。抬头仰望，只见藻井由32块木板按八卦方位拼合成穹隆状天花板。画中蛟、龙、貉、兔、狐、虎等28种动物，分属东方苍龙、西方白虎、南方朱雀、北方玄武四个星区，合称“四象”，各用一种神兽来代表。对应四组星宿，每组七宿。四象不仅是神话形象，古人还用它来划分季节，确定农时。

清道光七年（1827年）重修玉皇阁，距今约200年，二十八宿藻井色彩仍鲜艳如初，集宗教、天文学、玄学、绘画艺术于一体。

玉皇阁古建筑极具特色。高16.4米的三重檐楼阁式建筑，飞檐斗拱间藏着精致的雕花，气势雄伟。从这里俯瞰诺邓古村，依山而建的明清白族民居，青瓦屋面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，宛如一幅立体的水墨画卷。成书于唐代南诏时期的《蛮书》就有“细诺邓井”的记载，诺邓“千年白族村”实至名归。

玉皇阁建筑群由玉皇阁、文庙、武庙和“腾蛟”“起凤”木牌坊组成，体现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文化特色。

象麓村西边山间的西竺寺，始建于明万历年间。以前常来，今日故地重游，但见古道蜿蜒，云雾迷蒙，有“天上人间”之妙境。攀登途中，时见奇石耸立，或如老道入定，或如仙女起舞，皆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及至山巅，豁然开朗，但见主殿隐没于林海之中，唯有飞檐斗拱之一角偶尔露出云间。大殿单檐歇山顶，前檐厦廊为卷棚式顶，门楹悬“竺国宗风”横匾。进得殿内，见十八罗汉塑像，栩栩如生，相貌如真人惟妙惟肖，塑像的衣饰贴体利落，透过衣纹可以体察到人体的筋骨。罗汉塑像形态各异，形神不同，竟无一丝单调的感觉。丰富的面部表情，使人平添一种亲切感。

相传月明之夜，西竺寺大殿上可闻仙乐飘拂。我虽未在此间遇见仙人，但立于此地，沐风听松，自觉尘虑顿消，心胸开阔。想那古人求仙访道，未必真为长生不老，或许只是寻这样一处所在，暂避尘世纷扰罢了。

虎头山与黄龙山之间的石门关，两岸壁立千仞，脚下沘江激流拍岸，动魄惊心。一座铁链桥孤悬江上，略显古老而苍凉。这就是“青云桥”，清道光四年由曾任陕西巡抚的杨名飏捐资修建。青云桥长36米、宽2.18米，桥面用5根铁链承托木板，两侧各设一根扶链。东岸以天然巨石为桥墩，建有石券门桥亭，桥门上刻有“石门关”石刻匾额。亭内墙壁上镶嵌杨名飏撰写的《新建青云桥碑记》。西侧石崖上刻着曹操“衮雪”隶书和“碧嶂回澜”摩崖。“余霞散成绮，澄江静如练”，谢朓的诗句正好契合傍晚沘江的神奇。虎头山与黄龙山夹峙的石门关，南流的沘江就像一条蜿蜒的苍龙。《周易》中有：“云从龙，风从虎”，龙飞于天，虎行于地，是雄伟强盛的象征。

登高远眺，鸥鸟掠过江面，激起圈圈涟漪。不远处的玉龙湾对面，闹市中的蟠龙寺隐约有木鱼声滚滚而来。移步百货大楼前，一条青铜铸造的龙，在喷泉的水珠间作腾飞状，这是腾龙广场的主题雕塑。一群老年朋友在广场上翩翩起舞，在嘹亮的唢呐伴奏声中歌唱。此乃吹吹腔，是流传于白族地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细听，旋律高亢婉转，似风起云涌，峰峦时隐时现，曲调若有若无，不觉心旷神怡，飘飘然有凌云之念。

天籁缥缈之际，我寻一石凳坐下，看远处山色空蒙，听身边虫鸣唧唧，未觉时光之流逝，恍觉自己也成了画中人。广场不远处，即是虎头山，从这里看，又有不同的感悟：山林吞云吐雾，庙宇巍峨峥嵘，更具仙风神韵。山峰清绝尘嚣，疑为瑶台仙子从天而降，翩翩坐落云端，袅袅仙气装点凡尘，仿若人间繁华为之停留。

暮色渐合，我于江边居所独坐窗前，家家炊烟、滔滔流水、层层稻田、座座群山尽收眼底。小城白墙黛瓦，石板铺路，鸡犬相闻，炊烟袅袅，俨然世外桃源。灯火次第亮起，像繁星点点，洒落人间，与远空的星辰交相辉映，绚丽多彩，美轮美奂。每一盏灯，似乎都在憧憬一个美丽的梦；每一颗星，好像都在等待一个有缘的人。

仙气飘飘游云龙。邂逅的是山水，触动的是心境。心中有仙气，则处处皆仙境。闭目冥想，觉胸中块垒尽消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澄明。或许这便是云龙山水，那有如仙境、如诗如画之妙处罢。

生活笔记

归来的雪山河

□ 杨木华

你也许会疑惑：雪山河，大理苍山西坡一条古老的河流，从未失去过，归来从何说起？确实，有一段时间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失去了雪山河。

初遇雪山河，是1984年的初秋。那年9月，小学毕业的我考入县一中读初一。每月11元的补助，够我整整一个月的伙食费。那时周六只上半天课，老家远，周末我们大多留校。星期天清晨，我们到雪山河边背书，看一股清澈、逆流而上的期待在心中潜滋暗长。一个初冬的早晨，我们远远望见一辆货车向雪山河上游开，“走，去电站玩！”我们飞奔过去搭上便车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刚发电的雪山河一级电站。逛电站的记忆早已模糊。唯有河水冰凉、归途漫漫和黄昏时分徒步走回县城的情景，历经岁月依旧清晰。

再次和雪山河相拥，已是2006年初秋。这一年，师范毕业后在老家任教十多年的我，被选拔回母校教初中，从此与雪山河为邻。甚至，我购得的居所，也是当年雪山河一级电站职工转让的县城宿舍。周末的空闲时光，我一次次走入雪山河，定格下它的温柔与壮美。最难忘的，是八月电站泄洪。苍山雨季，水韵丰盈，接纳了苍山西坡从小岑峰到鹤云峰一带众多支流的电站前池，容纳不了自然要外泄。听说多次，可惜一直无缘得见，我把心愿告诉了电站附近的学生。一个晴朗的午后，收到讯息的我立即骑摩托奔赴现场。过一级电站后，柏油路变成泥石路，颠颠簸簸，灰尘漫天，我在岩桥附近驻车，徒步前进。前池在雪山河北侧，远远就能听到震颤大地的轰鸣，看到漫天飘飞的水雾。担心泄洪闸门突然关闭，我一步不停，迅速向峡谷南侧前进。在悬崖边，我支好脚架，装好相机，咔嚓，定格了那三千尺的飞流直下。是的，那正是从前池侧边石崖之上轰然垂落万丈深谷的巨型瀑布，无须任何特效，直接记录就震撼人心。那洁白盛大的水流，那宏大开阔的场景，是雨季苍山独有的奇迹，是天地间罕见的自然奇观。第二年雨季，千丈瀑布再度现身，我邀约好友一起去见证……

慢慢“长大”的县城，早已把清澈的雪山河温柔包裹。周六上午，我约妻子到城里近年新建的雪山河公园散步。望着渐渐泛红的水杉林，我忽然想起电站前池边那一片青木树。于是妻子驾车，沿着平整的水泥路向前池驶去。抵达，前池的建筑早已拆除，流水重返亘古的河道，引水沟渠空置多年。前池边的那片青木林，早已长成参天大树，林间一条小路，向苍山深处延伸……

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这些苍苔密布的青木树，早已深深融入古老的苍山。所有人工斧凿的痕迹，也随时间的流转渐渐消隐，苍山的一切，都会回归原初的纯粹。

这些年，苍山的一草一木都受到人们的珍爱。受到珍爱的，还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。当老师的我，曾多次到苍山西坡家访，给学生讲我少年时代步行一整天的求学往事，讲每月11元补助托举读书路的故事。如今水泥路已通到村村寨寨，教育惠民政策不断落地。因为珍爱每一个孩子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一个都没有少。

古老苍山，长河归来。人与山河，一起行走在各自的路途上。

随手拍



彝家绣色满庭院

拍摄时间：10月17日
拍摄地点：巍山县大仓镇白草地村
作　　者：陆向荣

松鹤“梅故人”

□ 姚静

大理是一方福地。

提起大理，外地人大概率会想起大理古城。其实除了大理古城，大理的许多小山村里也藏着美妙的景致，都是值得奔赴的地方。

洱源县松鹤村就是这诸多美妙的山村之一。

洱源素有“梅子之乡”的美誉。这里说的“梅子”是指果梅树结的果实，它味道酸，果肉厚。洱源自古就有把梅子加工成各种美味食品的传统技艺，其中雕梅、苏裹梅、话梅、乌梅、炖梅等梅制品声名远扬。“洱源梅子”还是国家地理标志性保护产品。

松鹤村因为海拔、气候更宜果梅生长，家家户户都有种植，形成了规模，有“万亩梅园”之称。春天，村前村后，漫山遍野都开满梅花，阵容壮观，声势浩大。

我对松鹤村的万亩梅园向往已久，在一个冬日终于成行。

松鹤村在山上，从山脚到山顶有很长一段爬坡路。当车辆爬上坡顶，同行的伙伴们齐声叫起来：梅花！果然，车窗外的山坡一片粉白，像下了一场雪，又似笼罩着一层轻柔的雾。一棵接一棵的梅子树都开满了花，四面张开的枝杈上仿佛托着一团团飘落的云霞。近处的山坡、山坳，远处的山梁、沟谷，都陷落在粉白的梅花里，温柔浪漫如童话世界。打开车窗，一阵寒香扑鼻。

松鹤到了。司机把车停到路边，这里有一个观景台，可以远眺万亩梅园。站在观景台上望去，澄澈碧蓝的天空下，一树树梅花开得铺天盖地，把村庄团团围住。远远近近，山岭坡脚、田边地头、村头村尾……好像有泥土之处都长出一棵梅子树来。梅子树之多，不要说数，连看都看不过来。它们都开满了花儿。那些花儿不是一朵一朵地开，是一堆一堆地开、一团一团地开、一簇一簇地开，它们开满一个个山头、一道道沟谷、一条条山坳。千千万万朵梅花在这里开成了汪洋，浩荡壮观。

我们离开观景台继续往前走。到了村口，有一条宽绰的路进入梅园，我们便下车步行。身前身后，左右两边都是梅花；抬头俯首，目之所及，也全是梅花。果梅的花朵儿小，五片单薄的小花瓣围着一丛淡黄的蕊儿。花色淡雅，大多素白，少有粉红。花香清淡，浅浅浮动在风中。果梅的花开得繁密，千朵万朵簇拥在枝头。凌寒的梅花在这里不再独开，它们呼朋引伴相邀着一起盛开。一棵梅子树就是一个粉白色的浪头。成千上万棵梅子树一起开花，就是成千上万个浪头在翻滚，汇聚出汹涌壮阔的气势来。走在梅园里，仿佛进入梦境一般，不想醒来，想和每一棵梅子树都依偎缠绵片刻。

梅园深处立有一硕大石碑，上书“梅故人”几个大字，一侧附诗一首，歌咏赞美松鹤梅花。有游客站在石碑前拍照。能带走什么呢？照眼芳华，盈袖幽香。

在松鹤村，春天可赏梅花，入夏可摘梅子。万亩梅子成熟时，整个村庄都弥漫着梅子的清香。青梅煮酒是闲适的诗意。果农们在这一季都忙着采摘梅子，或出售，或加工。他们把梅子加工成话梅、雕梅、苏裹梅等果脯，还用来泡酒、制药，做梅子醋、饮料等。雕梅的加工需要技艺，人们用刻刀在一颗青梅上雕刻出条缕状的花纹，挤出果核，再把中空的青梅压成菊花状，然后用红糖、蜂蜜等浸渍、密封，制成果脯。做好的雕梅像一朵小小的菊花，色泽金黄，味道酸甜，生津解暑。炖梅色泽乌黑，却是当地人厨房里常用的佐料。炖梅传统的做法是把梅子放在陶罐里微热炖煮1至2个月。几乎每户人家都会备下一罐炖梅，煮酸辣鱼或调制蘸水时放几颗炖梅来调味，替代酸醋。在这里，梅子是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味道。

据说松鹤村的梅子有十多个品种，盐梅、苦梅、照水梅是最为常见的，有经验的果农能够一眼分辨出它们花朵的差异。

松鹤梅花一年一次千万朵的绽放，是对辛勤果农最真挚的回报，也是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最浓情的答谢。

当心情郁闷、情绪低落时，最宜去看一场盛大的花事，那就到松鹤村去吧。万亩梅花凌寒开放，壮美的景象会让你的心胸开阔起来。

花开静语

大理掌故

红军长征过大理

□ 母锡鹏

据地方党史文献记载，作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中国工农红军二、六军团（后改编为第二方面军）在贺龙、任弼时、关向应、萧克、王震的率领下，于1936年4月18—25日途经大理。短短8天时间，实施了“夜袭祥云”“攻克宾川”“巧夺鹤庆”的3次战斗，经过大理地区3个县、22个乡镇、345个村庄，行程300多千米，给大理带来了革命的希望和火种。

夜袭祥云显身手。1936年4月17日，中国工农红军二、六军团进入祥云。对于红军的到来，祥云县民团总指挥李玉楼自是战战兢兢，丝毫不敢掉以轻心。他在全县范围内抽调壮丁，组成2000多人的城防大队，日夜守城，信誓旦旦地宣称：“要与祥云城共存亡。”4月19日凌晨，红二军团前卫六师十八团乘敌不备，利用夜色掩护，组织精干队伍突袭占领了祥云县城，红军大部队在天亮之际顺街挺进，控制了钟鼓楼，把守大街小巷的要道和路口。战斗进展十分顺利，红军冲进县衙门，释放了23名在押群众，还动员伪县长杨钟寿（他后来牺牲在草地上）参加了红军。攻占祥云城后，红二军团在祥云城北中街23号设立指挥部，并在那里居住、指挥。红军在县城开仓放粮、赈济贫民，并把没收的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贫困百姓，向当地群众宣传红军政策，革命火种在祥云生根发芽。

激战宾川扬军威。1936年4月20日，中国工农红军二、六军团进入宾川。在原宾川县城（州城）遇反动势力顽固抵抗。当日拂晓，红军派出一位团参谋长带着5名战士，经南薰桥抵南城门喊话谈判。守城顽敌公然开枪打死红军谈判代表，红军被迫攻城。战斗中，南薰桥成为红军的掩体和抢救伤员的临时救护所。当日下午，红军发扬勇猛顽强、敢于牺牲的精神，集中火力攻克州城，歼灭守城顽敌。这次战斗，红军以近百人伤亡的代价取得了战斗的完全胜利，毙敌178人，伤129人，俘300余人。红军进城后处决了警察局局长吴绍伯、县参议长赵现清以及为非作歹的官吏24人。红军打开监狱，救出40多名受害人士。红军开仓放粮，分钱分物给穷人，烧毁了伪县政府田契，宣传“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”。是役为红二、六军团途经滇西最为激烈的攻坚战，打出了红军军威，有力地教训了反动势力。此后，红军途经鹤庆、丽江、中甸，敌人闻风丧胆，逃之夭夭，不敢再负隅顽抗。

巧夺鹤庆奏凯歌。1936年4月23日，中国工农红军二、六军团进入鹤庆，途经鹤庆6乡1镇的172个自然村，行程110千米。红二、六军团前卫部队中午直逼鹤庆县城。红军进鹤庆之前，就派出侦察兵了解情况，为进城做了充分准备。这天正值晚清参加过抗法战争、后为北洋军阀陆军上将的丁槐出殡，街上挤满了送丧和围观的百姓。当灵柩抬至西大街时红军已进入县城，送葬队伍如鸟兽散。伪县长董广材没想到红军会如此神速，吓得脚瘫手软，仓皇逃命，出北门时几次都爬不上马背，身边的几个卫兵把他扶上马才狼狈逃跑。县常备队分守四门城楼，守城的士兵突然间看见红军兵临城下，惊恐万状，四处奔逃，枪弹和装具都来不及收拾，尽被红军缴获。红军不费一枪一弹，在各族人民的欢迎中进驻鹤庆县城。

红军长征过大理，向群众宣传了红军是人民的队伍，使大理老百姓了解了红军是一支不怕牺牲、骁勇善战、纪律严明的队伍，是为解放穷苦人而战斗的子弟兵。也因红军长征过大理扩军近千人，是红二、六军团长征过云南扩军人数最多的地方而载入史册。



近日，祥云县普淜镇2026年彝族刺绣技能培训班在普淜镇黑苴村八甲地自然村开班开展培训。学员讨论着“平针绣”“打籽绣”“锁边绣”等刺绣技法，待学员熟练掌握彝绣技艺后，可实现“背着娃、绣着花、养好家、挣到钱”的美好愿景。

［杨楷 摄］